

中国古典园林植物材料的周期性营造技艺与维护管理

Practices, Techniques, and Materials: The Temporalit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李宾
蔡哲铭

LI Bin
CAI Zheming

摘要: 借助现有园林图像和文本, 对中国古典园林植物材料营造技艺与维护管理进行深入讨论, 重点关注整体园林营造与维护过程中多样的时间性和具身性体验。首先, 以竹材作为切入点, 在分析竹子自身材料特性的基础上, 总结归纳“周期性”“可生长”竹庐与柏亭的营造和维护, 并进一步关注园林营造中以竹作材的竹篱与竹屏。其次, 聚焦“柳枝”这一关键的园林营造材料, 重点探讨了柳的形态、“去梢”修剪管理及其相关审美, 并将柳的种植与管理置于区域性景观生产和基础设施营造的文脉中进行探讨。以竹材与柳枝作为研究对象, 发掘其材料特质、技艺与自然审美, 为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提出一个从文人到非文人, 从图像到物质, 从文本到技艺的研究新视角。

关键词: 风景园林; 园林植物材料; 园林研究方法; 时间性; 具身性

文章编号: 1000-6664(2024)05-0013-07

DOI: 10.19775/j.cla.2024.05.0013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1-15

修回日期: 2024-03-14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diverse temporal and embodied experiences in premodern Chinese garden-mak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garden images and texts. It focuses on various garden-making practices, techniques, and materials. The paper begins by identifying "periodic" and "evolving" garden structures and thei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 focus then shifts to the tying and weaving techniques of plant materials. Lastly,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willow as a key material in garden-making, with a focus o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pollarding. Furthermore, this investigation situates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illow within the broader regional landscape-making and landscape infrastructure building contexts. Through "periodic" and "evolving" garden-making and landscape-making practices, this paper seeks to offer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garden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t material; landscape research method; temporality; embodiment

1 一种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新思路

2020年2月底, 汉庭顿图书馆的东亚园林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名为“‘非文人性’园林: 重新思考中国园林”的学术研讨会^①。研讨会通过回顾中国园林史学史^②, 讨论了中国园林史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非文人性”内容。

在知名汉学家夏丽森(Alison Hardie)的开场报告中, 首先指出了中西方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差异: 欧美学者的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主要延续了艺术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 中国本土则

主要从文学研究出发, 讨论园林中的文学性和文人性, 并自近代开始结合了建筑学的研究方法。然而, 中西方的研究方式大多关注中国园林中的“文人”属性。汉学家和环境史学家孟赛斯(Nicholas Menzies)的报告则聚焦明清时期的园艺手册和园艺学, 关注园林中观赏花卉和可食用性植物及草本的品类、培育和种植选址问题。一方面, 植物(培育)并未收录在营造专著《园冶》中; 另一方面, 失去养护的草本植物会从园林遗存中绝迹。此外, 现存园林史论著中针对园

林植物及其养护的著作并非主流。孟赛斯在其关于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中提出了2个“非文人性”方向的研究建议: 1)将研究的焦点从园主人移向管理园林、养育植物的园丁; 2)关注养护培育园林植物过程中参与者的具身性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由于明清时期的园记主要以“文人观察”和“文学性评注”为主^③, 因此其与培育养护园林植物所涉及的实践存在根本的区别。孟赛斯强调这种具身体验更能反映早期园林中强调的“壶中天地”式的园林宇宙观。

近年来,国内亦有讨论建造技艺和园艺的古典园林研究。例如,顾凯、石宏超等通过对园林人物与案例的重识,剖析了古典园林中的叠山技艺^[1-2];熊锦轩、惠富平等通过挖掘相关图像与文献,总结归纳了竹篱的类型和相关文化意向^[3-4];刘爽等通过深入挖掘清代花谱的流传途径,厘清了植物营造中文本与技艺之间的关系^[5];杨俊从建筑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草、竹、木等相关材料的特征和营造技艺^[6];张蕾重点关注了江南地区以竹子作为重要媒介的城市、社会、经济与文化史,其中涉及了竹子材料的特征与园林营造的相关技艺^[7];熊大桐通过系统梳理文献,从栽培与利用两方面对中国古代的竹类进行了系统、详细的整理^[8];韩伶俐、刘晓静在竹子与造景的研究中重点关注了空间、建筑与文化意向的营造^[9-10];华海镜等则从时间维度探寻了园林中的物景与意境之美,并重点探讨了植物在彰显园林历史人文内涵方面的重要性^[11]。2023年6月,哈佛大学中国艺术研究室学术研讨会(Harvard CAMLab)组织的线上活动《园林档案讨论会》中,数名园林学者分享了他们近期的园林档案研究成果,其中不乏跳出传统园记文本的研究,例如有学者从管家和账房的记录中探讨了园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管家参与营造、管理园林的活动。

建立在上述中国园林研究的新思路之上,本文通过对古典园林相关图像和文本的重新诠释,重点关注园林营造中的周期性活动。其中,除了周期性的园林营造与技艺外,还包括相关植物材料的培育、管理和使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中特有的时间性。

2 周期性、可生长的园林构筑的营造

本研究将山水画和文人画中的柏亭与竹庐归纳为“周期性”园林构筑物。这类构筑物多是结合植物材料自身的生长特性来营造,模糊了园林营造中“建筑”与“植物”的边界,在不同层面上彰显了园林养护与管理中的时间性问题。其在使用时段、功能、营造方式和材料等诸多方面都与砖木作的堂室、亭榭、阁楼等永久性建筑有较大区别。一方面,营建这些构筑所用到的植物材料(如竹材分别作为建构和绑缚材料)自身易弯、抗拉,为可生长的植物构筑的营造预留了弹性;另一方面,植材本身易腐、易潮,需要园丁(花

匠)较高频次地维护、修缮并定期更换材料。由于养护技艺常被视为“不传之秘”,可参照的实证案例又极少,因而相较于园林中文人化的活动及其对应的空间营造,本研究更关注植物构筑营造的技法。

2.1 柏亭与竹材绑缚

柏亭可被视为一种相对永久的植物景观构筑,其原型是通过规则种植特定类型的乔木,在林下形成可供人休憩集会的空场,空场可以是砖、石、草铺砌的平台,历史上有许多文献与图像中都记载了通过较密集地种植梅、槐、橘、枣、松等来形成天然的林冠^④。相比之下,柏亭之所以特殊是因为需要对其枝干进行复杂且频繁的剪、缚处理。有学者系统研究了柏亭的营造流变^[12],从已有的文献中可知,只有在提到柏树时,才会有明确的缚、揽、结等词,并且运用的绑缚工具极有可能是竹篾制作的竹索。以下列举3处关于柏亭的文献记录。

明·高濂《遵生八笺》^[13]:植老柏以为之,制用花匠竹索结束为顶成亭,惟一檐者为佳,圆制亦雅,若六角、二檐者,俗甚。

清·袁起《随园图说》^[14]:山半亭,亭西登崇岗,古柏六株,互蟠成偃盖因之缚茆,曰,“柏亭”。

明·文徵明《王氏拙政园记》^[15]:……曰来禽园。园尽,缚四桧为幄,曰得真亭。亭之后,为珍李坂……

上述文献记载中唯一有园林图册对应的是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得真亭”,从图1可明显看出4株老柏树梢被揽结在一起,树下独坐一人。为什么单单只有柏树能作“亭”?其中一个原因可从其植物特性中寻求:与前述的常绿或落叶乔木相比,柏树的生长速率缓慢且株型偏小(20年生的侧柏高6~7m,与园林中的亭轩尺寸接近);相较针叶松与落叶槐来说,柏树的鳞形叶更为致密,更容易通过修剪绑缚形成类似屋盖的效果^⑤。必须承认的是,通过剪、缚来塑形需要用到更为复杂的技艺和更多的时间,相较于轮生枝明显的油松和云杉类乔木,虽然柏科在幼苗期间生长较快且便于塑形,但想要形成理想的柏亭,也需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因而,营造柏亭的便捷途径就是直接利用园中旧有的老柏(或直接移植老柏),如在高濂《遵生八笺》中就有明确的“植老柏”之说^[12]。



图1 明·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得真亭”(苏州博物馆馆藏)

在植物的剪缚方面,结合当代园林树木学和盆景营造的相关知识进行合理推测,对较为柔软的枝条可通过盘扎方式来牵引,而对枝干较粗且不易弯曲的部分则需要进行刻拧。同时为了形成可休憩的树下空间,在苗木主干中上部,除均匀保留少量主、侧枝让其向中心生长形成绿色屋盖外,其余都需要进行短截。最后还需要保证全树新梢不论长短,都进行类似的短截修剪。根据柏树的自生习性,这种修剪频次在6~8次/年^{[16][17][25][18]}。这种强制性的人工剪、缚对成年老柏来说无疑具有较大影响,这在明·孙承恩的《桧亭记》中就有明确记录:

潜斋之东北隅,环玉溪之西,旧有桧四焉,角峙植立,蔚郁苍翠。或曰:“昔人欲为亭者也。”余乃亦亭之,其法缚竹为榱桷,蒙桧枝与叶为盖,芟夷剪治,屈曲殊甚。既成数日,焦然色日枯瘁,余忧其死也,命园丁勤灌溉焉,未几复如故,色泽鲜好,茂密益甚^[19]。

由上文可知,孙承恩继承了前任园主人“桧亭”的构思,借“松柏常青,犹自在也”暗含对高尚品德与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但过重的人工剪缚却差点害死老柏,还好花匠勤加呵护,才让其起死回生。有意思的是,文末当园丁提出“桧亭”需要“屡葺”来维持亭子的独特造型时,孙承恩却反思道:

园丁又言,是宜屡葺之,不尔且纵。呜呼!吾固知其非绳律之可久羁也,吾见其杰然而挺矣^[19]。



图2 明·仇英《独乐园图》中周期性竹庐构筑(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

图3 明·仇英《独乐园图》中描绘的移竹场景(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馆藏)

可以看出,孙承恩对“桧亭”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通过对植物剪、缚而形成的古怪奇倔造型会让人联想到降心俯首、以徇人意的约束;另一方面,又认为松柏最终还是会突破人工束缚,重新恢复苍劲傲然的自然姿态。如果将园林置于植物的整个生长周期(而非园主人个人时间)中去审视,就会发现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养护管理一旦终结,园林中的植物便会自由蔓延生长,与之对应的则是园林的快速衰败,这种人工与自然状态的此消彼长彰显了园林中丰富的时间性。

2.2 竹庐与竹篾

竹庐无疑是中国传统园林中最具文人性的植物构筑之一^⑥。北宋·司马光《独乐园记》中记载了2处此类可生长的构筑:堂北为沼,中央有岛,岛上植竹,圆周三丈,状若玉玦,揽结其杪,如渔人之庐,命之曰“钓鱼庵”……哇北植竹,方径丈,状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为屋,植竹于其前,夹道如步廊,皆以蔓药覆之,四周植木药为藩援,命之曰“采药圃”^[20]。通过“揽结”竹梢来营造一个天然的穹顶,巧妙地将人工与自然相结合。竹庐与历代文人雅集图中时

常出现的精心编织的圆庐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说圆庐是在自然中人工地辟出一块禅修、冥想之境,那么竹庐则是让园主人以更放松、开放的态度融入自然之中,悠然自得地纳凉、垂钓、栽花与种菜。明·仇英的《独乐园图》中较为细致地刻画了竹庐的样貌,并最终成为一种理想的园林构筑而被后世文人反复摹绘(图2)。

无论是仇英《独乐园图》中的花庵,还是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的柏亭,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细节是竹材的来源与制作工艺。中国古代竹类经营的历史悠长,竹材在中国古代城市与村落的生活、生产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⑦[8, 21]}。通过搜索中国古代园记和园林植物养护的相关著作,发现有较多以竹作材进行园林营造的叙述。如《花镜》“花历新裁”章节中就详细记载了竹条的收获时间^{[22]91};仇英《独乐园图》中除了描绘相应的园林周期性构筑外,也详细描绘了“移竹”的劳动场景(图3)。

竹条与竹篾共同作为长纤维的园林材料,在抗拉、弯曲方面有相同的特性,是中国古代最常用到的绑缚材料,因而也可合理推测它们被广泛应用在园林营造中。司马光“花庵”竹庐的营造只描绘了顶端稍加“揽结”,并未说明具体的材料和工具,而高濂的柏亭中则明确指出运用竹索(又称竹绳、竹缆索、竹柄索)加以绑缚。根据《营造法式》中的竹作制度记录:“每竹一条,劈作一十一片,每片揭作二片,作五股瓣之。每股用篾四条或三条^{[23]357}”(图4)。这种经由竹篾编织,石灰、盐卤、水混合液反复浸泡而成的竹索,有浑青造和青白造2种,其抗拉强度甚至可作为跨江的滑索,因此绑缚柏枝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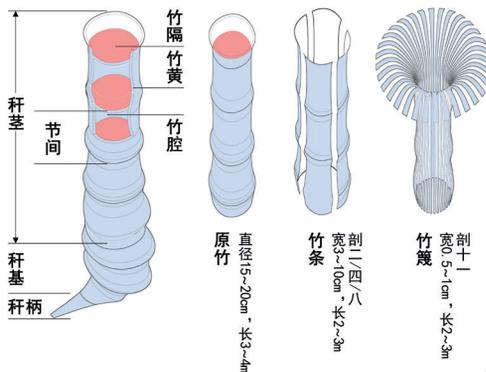


图4 原竹、竹条与竹篾的分割形式和尺寸

图5 宋·刘松年《江乡清夏图》中描绘的竹屏与竹篱(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2.3 竹屏与竹篱

“弄花一岁,看花十日”,诸多园记与园林诗中都有明确的赏花准备、延续花期、营造最佳赏花环境的记载^⑧。明·陈淏《花镜》中有明确记录:“农历一月扎花架,二月分栽、移植凌霄、玫瑰、蔷薇、芍药,四五月扦插、压条木香、栀子,六七月伐竹扎竹屏,十一月整顿园事^{[22]123}”。通过一系列的“花历新裁”措施保证从初春到深秋都有花可观。例如,在牡丹和芍药盛开的季节,主人会提前设置宴会,用木(竹)为花架,上面再笼罩绿绢作帷幔来遮蔽阳光、延长花期,晚上也可以在花架上悬挂灯烛来照明赏花^[24-26]。

宋·刘松年《江乡清夏图》(图5)中详细刻画了近2m高的竹屏,其由2层矩形格架组成,中间为藤本植物预留了种植与生长的空间,从图中可明显看到正值盛放的白色小花(推测可能为栀子);竹屏在中部开设了一处矩形门洞,一只仙鹤正悠然步入;与竹屏等高且垂直相接的是宋代园林画中常见的直棱木格栅,母柱跨度在3~4m,其间是4条横向的压条与立子。此外,也许是出于园主人书斋私密性的考虑,立子之间还填充了类似竹席的材料。这种2层竹屏除了时常出现在历代园林与山水画作中,也大量出现在木刻版画中。

与竹屏相比,竹篱是最常见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临时构筑要素^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置于室外的竹、柳材易潮易腐,需要定期更换,因而其历史价值与动辄百年的园林建筑相比常被忽略。傅熹年概括了《千里江山图》中篱笆的3种类型:垂直木栅、编织竹篱与木框竹席^[27];《营造法式》竹作中详细记录了竹篱笆的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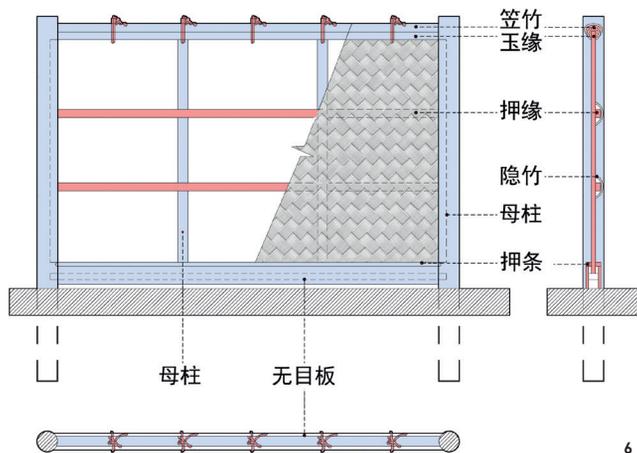


图6 传统竹篱图示

图7 竹篱绑缚技艺

图8 宋·刘松年《江乡清夏图》中描绘的竹篱与柴门(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

图9 不同形态的垂柳(引自《康熙南巡图》第七卷·无锡至苏州,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美术馆馆藏)

图10 《御制耕织图》内页(引自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序内府刊本, 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



具体做法与尺寸^{[23]362}。篱笆由竖向的母柱与横向押缘组合而成, 根据形式的需要, 中间可根据结构增加立子(图6)。至于具体的绑缚技术, 可以从当代园林植物与建筑营造手册中找寻到相关的线索^{[17]37}: 根据具体功能与形式要求, 将绑缚分为并列和交叉两大类, 具体的结绳方式则可分为双套、三套、冰柱、篱笆和剪立等(图7)。此外, 还可根据精致程度的不同, 上可增加玉缘, 下增设望目板, 中间采用不同形式的竹篱编织纹理, 与隐竹绑扎在一起形成连续的园篱界面。上文提及的《江乡清夏图》中, 除了有竹屏这种较为精致的竹篱外, 在不远处还刻画了另一类更具自然田园气息的竹篱, 其母柱间距更大, 压缘更

长, 同时立子被通铺的竹编习纹所代替, 篱墙之间设置了一个形制朴素的柴门(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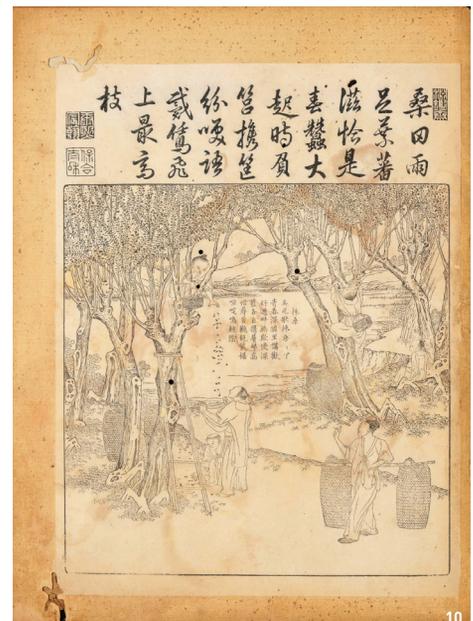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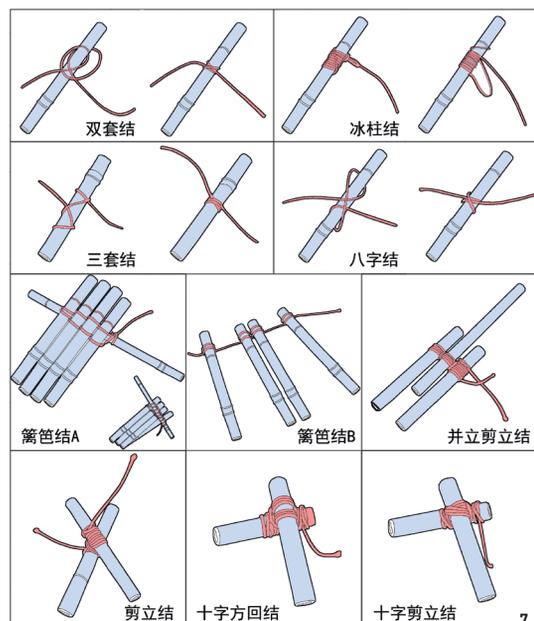
3 周期性的植物管理与土地经营

3.1 柳与去梢修剪

在上述讨论的周期性园林构筑中, 柳枝是常见的植物材料。柳枝不仅被广泛作为竹篱、竹屏等的替换材料, 还可用于制作各类生活用品。本文通过解读《康熙南巡图》第七卷·无锡至苏州, 深入探讨园林营造中柳枝的来源和技艺。该画卷生动展现了康熙帝在第二次“南巡”(1689年)时途经江南的城市、民居、市集、良田和山水景色。从风景园林的专业角度来

欣赏并解读这幅作品, 画卷中不仅包含著名的秦园(寄畅园)等园林景观, 还描绘了水利设施和植物群落。

画家详细描绘了城市和村落之中的各式乔木, 尤其是河道和水田旁生长的垂柳。垂柳(*Salix babylonica*)是一种原产于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柳树, 具有辨识度极高的枝条、叶片、柳花和柳絮。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垂柳独有的“万条垂下绿丝绦”的视觉形态和“烟柳弄晴”的意境。此外, 垂柳喜光、耐潮湿且根系发达, 因此在园林和堤田营造中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其根系固堤的作用, 早年间就被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 在隋炀帝时代, 隋朝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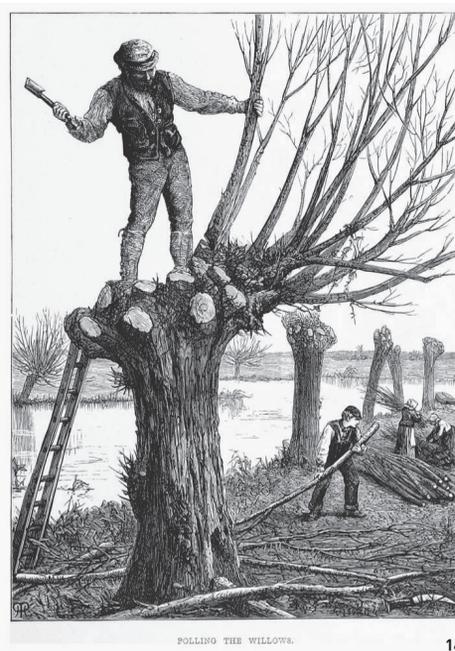


图11 1911年的杭州河岸(引自查尔斯·朗·弗里尔中国摄影集, 史密森学会弗雷尔美术馆馆藏)

图12 青龙桥(引自美国1920年《北京美观》摄影集, 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图13 去梢修剪图示

图14 插图《去梢柳树》(大英图书馆馆藏)

图15 梵高1884年3月绘制的《去梢桦树》(梵高美术馆馆藏)

图16 丹·凯利设计的巴黎拉德芳斯新区轴线上的去梢法国梧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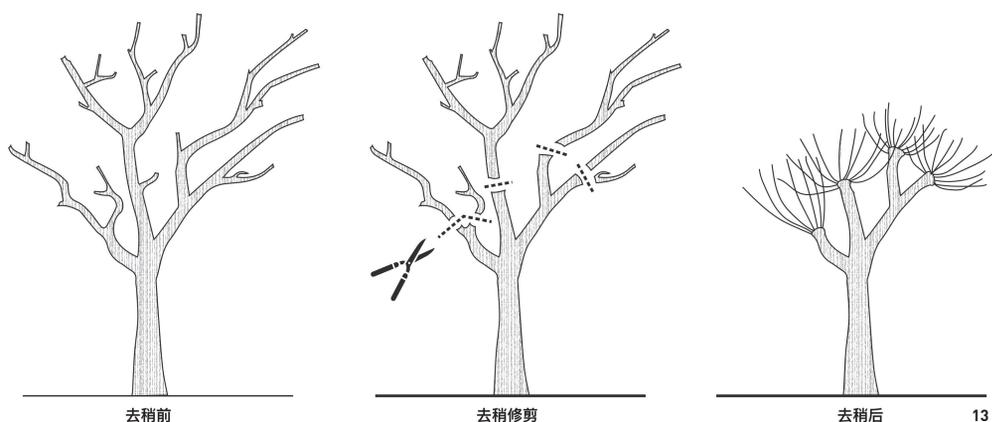
就鼓励在河渠两岸大规模植柳, 在《开河记》中就有“大业中, 开汴渠, 两堤上栽垂柳。昭民间有柳一株, 赏一缗, 百姓竞植之”的记载; 明嘉靖年间, 还制定了防洪固堤的“植柳六法”。因此, 种植垂柳的决定不仅考虑了气候环境, 同时也兼具实用功利。

重点关注《康熙南巡图》第七卷·无锡至苏州中描绘的柳树形态, 发现画面中的柳树不仅限于“垂”柳的单一形态。如图9所示, 放大的画卷局部展示了2种不同形态的柳树, 除了岸边枝条垂向水面的柳树外, 还有屋宇之间种植的柳树, 它们的枝条向上生长而非下垂。与枝条下垂的柳树形态相比, 画中枝条向上生长的柳树的主干和分枝更加粗短、笔直, 分枝末端长有茂盛的细枝。这并非柳树品种的差异, 而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去梢修剪”管理形成的。这种形态并非画卷中的孤例, 这类修剪方式造成的独特树形还可以在清《御制耕织图》中的桑树(图10)、20世纪20年代查尔斯·朗·弗里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年)在杭州拍摄的照片(图11), 以及美国摄影师唐纳德·曼宁(Donald Mennie, 1875—1944年)在北京拍摄的照片中看到(图12)。

“去梢修剪”一词是笔者根据英文

“pollard”翻译而来。韦氏词典和剑桥词典都解释“pollard”为“砍去乔木顶端, 以产生密集生长的树枝”的农业、林木管理和园艺技艺。其中, 英文“poll”有修剪顶部毛发或修剪树顶的意思。笔者目前没有在中文文献中找到能够对应英文“pollard”这一技艺的名称, 但在《农书》和《齐民要术》等文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修剪方式。例如, 《齐民要术》中有具体的“髡柳”和“髡桑”的建议^[28]。“髡”特指定期修剪整枝做原物料的做法。此外, 在人类学、农学史、环境史和林业研究中, “去梢”这一技艺已经有超过2 000年的历史, 并在欧洲、亚洲多国地区广泛应用至今。

根据英国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e Society)的园艺手册, “去梢修剪”是指从幼树开始, 在植株休眠期内, 剪去幼树上2~3年树龄的枝条末梢。这种修剪方法能够促使新芽在春季从修剪处萌发。同时, 每年植物进入休眠期时, 都应修剪掉从修剪处萌发的新枝。经过历年反复的修剪, 这些枝条末端会膨胀形成关节一样的形态(图13)。此外, 去梢修剪通常选择距离地面高度1.8~2m的枝条, 以防止牲畜和野生动物啃食掉萌发的新芽和嫩枝(图14)。如果修剪高度贴近地面, 则是另一种被称为“平茬”(coppicing)的修剪方式^[29]。值得注意的是, “去梢修剪”通常只适用于落叶乔木, 如山毛榉属(*Fagus*)、栎



属(*Quercus*)、槭属(*Acer*)、柳属(*Salix*)、桑属(*Morus*)、七叶树属(*Aesculus*)、椴属(*Tilia*)、鹅耳枥属(*Carpinus*)和悬铃木属(*Platanus*)等都是历史上普遍被“去梢”的对象。传统意义上,“去梢修剪”被视为农业和林业中的生产性管理技艺。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都有通过去梢修剪栎树和椴树来生产柴火、碳材和建造木材的林业管理记录(图15)。此外,“去梢”的矮化乔木也常出现在欧洲的园林设计中,成为具有极高辨识度和雕塑感的园林元素及审美偏好(图16)。

在江南地区,垂柳经过去梢修剪,整体树高得以矮化,分枝变得茂盛。与此同时,这些生长茂盛的分枝根据修剪周期,可以获得不同直径的枝条,产生不同用途。例如,生长较短的柳条可用于制作柴火或编织材料,而生长3年以上的柳枝则适合用于竹篱或棚架的制作。在《齐民要术》中有用髡柳来制作栏杆、车輶、枕头框架及柴火的记录。书中引用了春秋时期《陶朱公术》中管理去梢柳树的经济价值:“种柳干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30]书中还提到“一车柴价值一百文钱,(三十亩地的柳)靠收柴火就可以获得六万四千八百文钱”(“载直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由此可见,植柳和髡柳在中国农业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价值^①。

因此,笔者合理推断图9中“去梢”的柳树就是由附近居民种植和管理的。去梢垂柳不仅提供了柴火,或许也为村宅旁用来分隔园庭的篱笆提供了建筑材料。此外,由于去梢修剪所造成的向上的茂盛树冠,在春天会产生更多的柳花和柳絮,因此也可以合理猜测,诗词中常常描绘与村落相随的“柳烟”可能来自去梢柳树从开花或释放柳絮时的画面。综上所述,垂柳和其“去梢”管理是中国古典园林(园墙内部)和区域城市人居环境(园墙外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垂柳不仅为生产生活和园林营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大规模植柳也成为地区土地经营管理的策略之一。此外,为生产原料而衍生出的“去梢”修剪方式也改变了垂柳形态,产生了新的文学意象,进一步加深了柳在中国园林中的意义。

3.2 去梢修剪与时间性

植物的拟人化和人格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较为常见。例如,松、竹、兰因其植物形态或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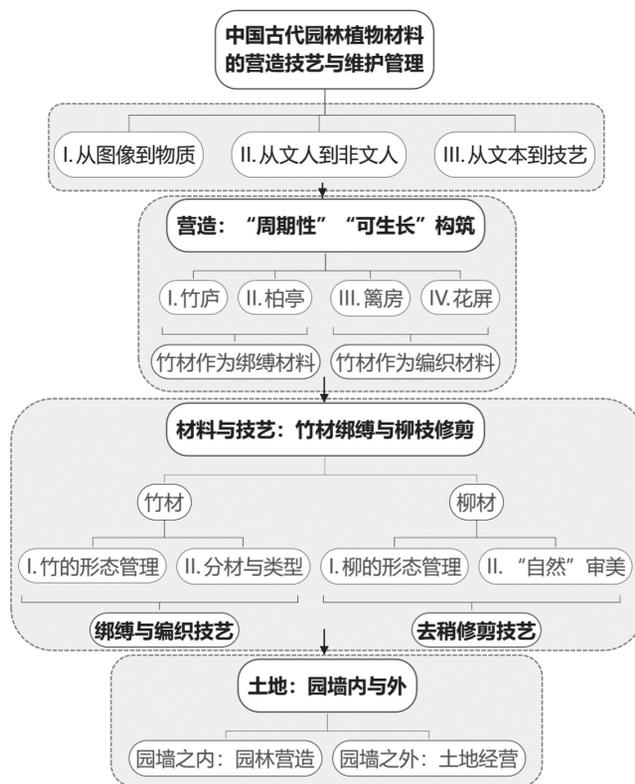


图17 基于周期性营造技艺与维护管理的研究框架

性被拟化和对应君子的品格;垂柳则常被拟人化为“婀娜多姿”的女性形象。在西方,也有将花卉草本植物比喻成女性,将乔木比喻成男性的例子^[31]。此外,乔木具有像人一样的生物能动性(agency),并会像人一样对于环境变化产生形态和生理上的应对,因此观察乔木对环境变化所做出的生理反应,形成了人类驯化和培育乔木用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基础。

乔木的生命周期通常远超人类寿命,因此乔木与人所感知的时间及所处的时间维度大相径庭。然而,在驯化和培育乔木这一实践过程中,管理者能够超越人类的时间维度,在植物的时间维度中更深入地理解乔木及其生物能动性。这种具身性实践(embodied practice)使人能够更加细致入微地洞察乔木的特性和生长过程。因此,在观察、驯化和培育乔木的过程中,管理者也融入了乔木生长的时间维度,即一种具身性的时间体验(embodied temporality)。但是,这种具身性的时间体验并不普遍,因为这种时间体验依赖于具身性实践所带来的感知。在中国园林中,具身性实践往往不记录在园记文献中,而是以具体的园艺技艺论述形式存在,如具体的花卉和盆景培育。因缺少具身性实践的参与,仅依靠人类在

时间尺度上的视觉观察,会带来认知和感知上的偏见。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园林本身视为一个“可生长的”且拥有丰富时间性的共同体,尽管植物的生长、人类在园林中的生活,以及园林的周期性建设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展开,但通过人的亲身参与,使我们能够感知园林内不同的时间尺度,进而使我们的认知跨越不同的时间维度。

3.3 从“去梢修剪”到园林围墙之外

笔者在前文合理推测图9中的篱笆使用了去梢柳条作为营造材料,这种认知使园林营造的讨论得以跳脱出园林场地范围的限制,将园林营造和其内涵研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具体而言,通过材料(如柳、竹)和技艺(去梢修剪、竹材绑缚)将园林营造的过程与其所在地的农业生产和土地管理联系在一起,使营造不仅限于设计一个独立场地,而是更广泛地涵盖地域尺度的山水营造。例如,植柳(及去梢修剪)不仅是稳固堤田的生物工程,而且提供了农业经济和文化价值。同时,园林之外的土地经营也为园主的园林营造和管理提供了材料和营收。因而,涉及土地经营管理的系统性山水营造,应被视为地域尺度景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种看似缺乏“文学性”

的土地管理正是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发展的基础。景观基础设施尺度之下的营造还有许多案例等待学者去研究^{②[32]}。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讨论中国古典园林的时间性和具身性,并据此以解构的方式,提出一个由“构筑-要素-材料-技艺”组成的研究框架(图17),并在此解构的过程中讨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园林活动、周期性园林营造(竹篱)、园林植物和区域性土地营造管理中不同的时间性和具身性体验。随着解构的深入,探讨的时间和空间尺度都进一步打开,从围墙内的园林研究延展至区域尺度的山水研究。

4 从文人到非文人,从图像到物质,从文本到技艺

本文是在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新思路的启发下进行的一次尝试,旨在弥补当前园林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呈现了一个从图像和文本研究向物质和技艺研究过渡的“初阶”尝试。以风景园林的知识为核心,采用艺术史的图像研究方法,对中国山水画卷中的营造材料和技艺进行筛选。结合近期人类学、植物学和技术史的研究方法,旨在更全面地理解和探讨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山水的营造过程,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本文的意图是构建一个全新的跨学科框架,旨在激发更多关于中国园林的多元跨界研究,为未来的园林研究提供引导。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注释:

- ① 研讨会("Unscholarly" Garden: Rethinking Gardens in China)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汉庭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召开,由东亚园林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Garden Studies)组织,邀请了北美和欧洲众多艺术史、园林史、环境史、植物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包括夏丽森(Alison Hardie)、孟赛斯(Nicholas Menzies)、菲利普·布鲁姆(Phillip Bloom)和泰伊萨·韦(Thaisay Way)等。会议音频记录见<https://huntington.org/videos-and-recorded-programs/unscholarly-gardens-rethinking-gardens-chin>。

- ② 与历史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史学史研究(historiography)更关注历史是如何被撰写的。
- ③ 孟赛斯在报告中提到的“文人观察”(scholarly observation)和“文学性评注”(literary annotation)都强调了一种依赖于视觉和文学素养的总结与反思,与具体的操作(如具体的园艺管理或务农相关的技艺)有着本质的具身性和时间性的区别。
- ④ 例如,宋·向子諲“萝林”中的“盘园梅洞”、明·刘金宪“小洞庭”中的“橘子林”、明·文徵明《拙政园图册》中的“槐幄”“得真亭”、明·吴宽“东庄”的“枣树树屋”、清·袁枚“随园”的“六松亭”等。
- ⑤ 本质上,柏亭与欧洲绿雕类似,都是通过对植物的人工修剪得到既定的形态。此外,河南周口太昊陵庙内真实存在通过4株柏树修剪而成的具象化的柏亭。
- ⑥ 竹庐也是当代设计师钟爱的一种传统建构原型,如朱育帆、徐甜甜等都基于竹庐做了现代的演绎。
- ⑦ 利用竹子自身特性而制作的竹器也涵盖了古代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例如日常生活所用的竹罐、竹杖,竹材造纸,农桑所用的马眼棍,水田维护所用的竹扬篮、筛子,以及兴修水利的竹笼盛石等。
- ⑧ 除牡丹、芍药、茉莉、菊花等可盆栽且花期时方便移动观赏的花卉外,还包括木香、月季(玫瑰)、蔷薇、凌霄等可作为花屏或花篱来欣赏的植物。
- ⑨ 园林中的篱笆可分3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通过种植特定种类的植物而形成的自然围挡,如绿篱与荆棘墙,多用于田园农庄;第二种是将柳、竹、荆条等材料整齐修剪后编织而成的园篱,如竹篱编墙;第三种是在编织的竹篱上引种藤本,即花屏。
- ⑩ 作为新材而管理种植的1000棵柳树,种植10年后,(收割)一棵树就可以提供一车的柴火,且用每5年收割其中的200棵树的周期来管理运作。
- ⑪ 《齐民要术》中以经验记载和文献引用为主,二者的具体描述偶有相异之处。
- ⑫ 例如,《齐民要术》中人工引导植物生长形成的柘桥,“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著地上,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

- [10] 刘晓静.竹建筑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4.
- [11] 华海镜,郑青青,金荷仙.园林中的时间维度[J].中国园林,2019,35(8):45-48.
- [12] 顾凯.“桧柏亭”:明代江南园林中的特殊营造[J].建筑学报,2014(Z1):156-160.
- [13] (明)高濂.遵生八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67.
- [14] 陈诒绂,胡祥翰,王焕镛.金陵园墅志[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53.
- [15] (明)文徵明.文徵明集[M].周道振,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76.
- [16] 陈有民.园林树木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6:159.
- [17] 邹长松.观赏树木修剪技艺[M].哈尔滨:东北林业出版社,2014.
- [18] 赵和文.园林树木:选择·栽植·养护[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166.
- [19] (明)孙承恩.文简集·卷三十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6.
- [20] (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6.
- [21] 温太辉.竹史四考[J].竹子研究汇刊,1987(2):1-7.
- [22] (清)陈淙.花镜[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 [23] (宋)李诫.营造法式[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 [24] (清)巢鸣盛.老圃良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 [25] (明)王象晋.群芳谱.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81.
- [26] (明)王世懋.学圃杂疏[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18册[M].济南:齐鲁书社,1996:34.
- [27] 傅熹年.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50-61.
- [28] 石声汉,译注.石定扶,谭光万,补注.《齐民要术》[M].北京:中华书局,2015:5.
- [29] 蔡哲铭.生态还是自然主义:关于当代种植设计的简要回顾和一些思考[J].景观设计学(中英文),2020,8(3):102-113.
- [30] Dümpelmann S. Seeing Trees: A History of Street Trees in New York City and Berlin[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573.
- [31] Maria R B. Ideas of Chinese Gardens: Western Accounts, 1300-1860[M].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4.
- [32]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校释·卷五[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8:354.

(编辑/刘欣雅)

参考文献:

- [1] 顾凯.园在山中:再探张南垣叠山造园的意义与传承[J].风景园林,2020,27(2):13-19.
- [2] 石宏超,周俭.环秀山庄与戈裕良再认识:叠山匠师方惠眼中的环秀山庄假山技法[J].园林,2022,39(2):27-33.
- [3] 熊锦轩.竹木篱墙的形式特征与布局特点探析:以历代《辋川图》为线索展开讨论[J].竹子学报,2022,41(2):85-92.
- [4] 惠富平,高莉莉.中国古代篱笆历史文化初探[J].古今农业,2018(3):5-11.
- [5] 刘爽,惠富平.文本与技术:清代花谱的生成与传播[J].中国史,2021,40(5):23-33.
- [6] 杨俊.中国古代建筑植物材料应用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18.
- [7] 张蕾.宋代以来江南地区竹的生态史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
- [8] 熊大桐.中国古代竹类栽培利用史略[J].中国农史,1986(2):103-108.
- [9] 韩伶俐.竹文化与江南竹子植物造景研究[D].杭州:浙江农林大学,2017.

作者简介:

李 宾
1988年生/男/贵州贵阳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及理论(上海200092)

蔡哲铭

1989年生/男/湖北十堰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景观历史理论、景观基础设施、跨国知识体系、批判性遗产(多伦多 M5T 3L2)